

导 论

我们坚信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源。但是 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为什么有的民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有的民族却长期滞留于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无法成长、开花结果呢 还有 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为什么有的民族是那么一帆风顺 政治稳定、经济腾飞、社会进步 有的民族却动荡不安、大起大落、曲曲折折呢 毫无疑问 在生产力这个根本因素之外，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也从深层决定着民族及其社会的历史走向。英国就是那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大门的民族 它把全世界从农业社会带进了工业时代 它通过平稳的政治改革 逐步建成了一般形式上的高度民主 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树立了样板；它求实与理性的民族性格奠定了科学思维的基础 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这说明英国民族自有其独特的思维能力和行事技巧，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英吉利智慧。

这是一个人类文化学或社会学的课题，但我们不免要过多地涉及到历史 因为人们看待事物 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形成的。民族智慧作为民族文化最本原性的内核，是每个民族面对生存与发展的处境和问题时形成的

独特思路和行为方式，它是每个民族独特的生活环境和历史遭际的产物。

英吉利是一个海岛民族，这个岛与欧洲大陆只有一水之隔。它西部和北部群山起伏，朝向大陆的东部和南部却地势平缓，散布着一望无际的丘陵和水势缓慢的河流。因此不管是商人还是海盗，不管是传教士还是征服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踏上这块土地。尽管如此，英吉利海峡毕竟提供了一道天然屏障，使这个岛国与大陆文明相对隔绝。岛上的居民对大陆上的权力易手、信仰变化乃至各种时尚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们对来自国外的每一种习惯和原则都作出独特的改动，盖上的自己的印记。

这个岛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吸收了罗马的典章制度。甚至在基督教还没有成为帝国的国教时，它就开始接受了大陆传来的早期基督教，但又使它带着那么一点督伊德教的痕迹。后来联系中断，它在中世纪的剧烈动荡中任凭沉浮；在它的新主人撒克逊人逐渐皈依之后，它又回到了基督教世界，可是几乎又被丹麦的异教徒拖出这个世界；它取得胜利，获得统一，却已经筋疲力尽，只能是几乎毫不抵抗地屈服在诺曼底征服者的脚下，它似乎淹没在庞大的天主教封建制度中，可是又以它自己特有的英姿重新屹立于世界，成为新教的保护者和新制度的尝试者。它在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中锻炼了捍卫自由的勇气，于是敢于反抗每一个践踏自由的暴君。它的文化和语言既非纯粹拉丁化，也不全是日尔曼化。它有一整套习俗，有的是从罗马法典中摘出的法律格言，有的是丹麦人或他们之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带来的规矩，不管这些习俗的渊源所出，它们都在炉火锻造中形成了英吉利习惯法。于是，

我们看到在 13 世纪的英格兰就产生了大宪章 也产生了早期的国会。而到 15 世纪末 当西欧其他国家仍然保持着罗马法和罗马统治制度的特征和传统时 在英格兰 就已经建立了一套法律原则和几乎可以称为“民主精神”的原则。这些原则经受了动乱以及法国和西班牙帝国的冲击，伴随着王权的消长和失败 国会、陪审团制度、地方自治以及新闻自由的萌芽茁壮成长。到 18 世纪 传统社会那种社会束缚已经松动，个人进取精神得到默认，精神的枷锁解除了，国家对人的控制放松了 英国人于是自豪地宣称他们是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自由”鼓励着人的创造力 也鼓励着社会需求 于是“快乐的英格兰”（科贝特语 指产业革命前的英国社会 那无尽的商业需求以人的创造力为媒介 把社会生产力这个被缚的“普鲁米修斯”从北海之隅这个小岛上释放出来 英国率先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在这个过程中 英国独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和宗教意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推动了英国人的谋利动机沿着合理化的渠道发展，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工业民族精神（Industrial Spirit）。而工业精神的形成，又反过来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 就是工业革命的爆发和完成。工业革命的成功 又为英吉利民主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 通过一代代英国人的努力，最终把一个贵族寡头制的议会改造成高度民主形式的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

民主精神和工业精神只是英吉利智慧中辉煌的两个方面。英吉利智慧是英国人从本国的土地、四周的海洋、气候以及自己的历史遭际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英国人是谁？他们是汹涌怒涛中一连数周等待风浪平息的远航水手，是在恶劣气候和贫瘠土地上奋力耕作的农夫，是在世界各地活动的冒险

家和在强敌面前毫不退缩的士兵。艰苦的生活和严峻的国际环境 古代面临数次异族征服 近代又先后与西班牙、荷兰、法国等交战)使英国人养成了勇敢、机智、耐心、目光远大、坚韧不拔 善于自我克制的美德。实际上 英吉利民族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传承着一种冷静理智的求实精神，在恶劣的环境中不怨天 不尤人 只求助于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早在苍茫的远古时代，不列颠岛上就矗立起了相当于日晷的巨石之林，这是衡量人类在地面活动的一种有用的工具。如果说器物是以一种物化的语言诠释着民族的智慧 这群“巨石纪念碑”不正说明了一种“实用主义”精神 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人利用加热的气流作为动力来源制造了“走马灯”以供玩赏的若干世纪后，并没有闲情逸致追求玩乐的英国人重新从烧开的水壶中发现了这个奥秘，但却用来造成了切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动力装置——蒸汽机 这个发明不仅增加了英国人的财富，而且作为人类用自己的智慧释放出一种自然界潜藏力量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使人类受到鼓励 不断探索 相继释放出电能、核能、化学能……。当英国的工业还是 18 世纪初的那种手工业的时候 它也没有制造什么奢侈品 而是为农业制造生产工具 或者为日常生活制造必需品。我们看到 当贵族的奢华刺激着巴黎的化妆品和意大利的装饰金银业时，英国的贵族却鼓励航海和造船 向海外开拓商业市场 为增加财富而在传统的生产工具和日用品制造的同时制造大量出口商品。这种实用主义精神使我们看到 在西班牙人对殖民地一味掳掠以供自己挥霍享乐的时候，英国人却能把它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加以利用 以完成其资本原始积累。实用精神反映到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 使英国人能够既像法国人那样

酷爱自由、敢于斗争，又能为避免太多的罪恶借自由以行。法国罗兰夫人语，而冷静地自我克制，尊重社会权威和秩序，避免了法国那样绵亘百年的剧烈社会动荡；使英国人像德国人一样尊纪守法，却不像德国人那样刻板僵化，那样迷信和盲从各种权威和超人。他们善于利用传统，既高扬之，又革新之，于是以其特有的民族智慧“旧瓶装新酒”，让旧的传统形式适应新的时代内容，使社会的发展进步免于在动荡中实现。而不是因为一时被传统束缚了手脚，就意气用事，怒而与传统“决裂”。他们聪明地认识到，决裂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传统并不虚张声势，而是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就是在民主精神和工业精神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这种实用精神的影子。实用精神还体现在英国的外交传统中，这就是那种均衡外交，有时甚至是绥靖外交，它不讲僵硬和虚伪的道义原则，“既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民族利益。正是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英国被大陆上的人们称为“背信弃义”的民族。

实用精神并不只是积淀在英吉利民族的潜意识里，通过其经济、政治等社会实践才得以体现。它更是英吉利民族的学术传统，是其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这里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当德意志沉湎于抽象玄虚、纯粹思辨的哲学，这样的思辨哲学早就被培根批评为“的确在构造学术之网，其精巧的丝线和作品令人赞叹，但却毫无用处”时，英吉利却在构造直接研究国计民生的经济学大厦。举凡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者，从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到马歇尔、凯恩斯……绝大多数是英国人。就是在哲学领域，英国实用和求实的思维方式也同样造就了毫不逊色于一般思辨哲学的从经验主义、实验主义到摒弃庞大思辨体系的现代分析哲学的另一

种伟大传统。甚至当代反对经验证实标准的波普尔 仍然离不开由求实精神导致的经验主义传统（他提倡的是经验证伪）。而正是这种不迷恋虚玄的思辨而执著实在的经验的思维方式 才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使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得以大踏步地实现。这种思维传统甚至早就影响了英国文学 所以它不是那种抒发主观信念和阐述抽象理念的“席勒式”^① 传声筒文学 而是冷静地观察人生、分析世界的‘莎士比亚化’的实践性、经验性文学 是一种生动形象、真实可靠的人生哲学。恩格斯曾公允地说：“英国的政治活动、出版自由、海上霸权以及规模宏大的工业，几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充分发展了民族特性所固有的毅力、果敢的求实精神，还有冷静无比的理智。这样一来，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在这方面也远远地落在英国人后面了。……能够与英国文学媲美的恐怕只有古希腊文学和德国文学了。在哲学方面，英国至少能举出两位巨匠——培根和洛克，而在经验科学方面享有盛名的则不计其数。如果有人问，贡献最多的是哪一个民族，那谁也不会否认是英国。”^② 是的，谁也无法否认，在作为‘世界公民’的爱因斯坦之前，最伟大的科学巨匠是英国的牛顿。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观察与分析，以求实用，是英国人据以行事的依据，也是这个民族自己极为珍视、几乎带着宗教一样虔诚心情来看待的精神财富。

英国就是凭借这种以合理、求实为特色的民族智慧，通过民主精神和工业精神的确立和影响，去解决民族的生存和发

^① “席勒式”和“莎士比亚化”作为文学理论的两个范畴，是马克思在 1859 年 4 月 19 日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首次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57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79 页。

展这两大问题的。于是，它跟出了一条避免动乱损害人们的生命财产，从而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渐进发展之路。这是一种持续、稳定、高速有效的发展模式，在政治稳定中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进步。毫无疑问，对于今天包括中华民族在内，一切渴望现代化而尚未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要解决能否不被‘开除球籍’的生存问题，这样一种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民族智慧是非常值得借鉴的。我们之所以不惮鄙陋来探讨英吉利智慧，其初衷也就在此。

余大庆

1992.10. 于陋室

第一章

人不是驴子：自由和自律的智慧

不可侵犯的个人天地和沉默寡言的民族

我们先从现代英国人的习俗来透视其自由的权利观。

西方有一句谚语：“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它生动地道出了英国人在自己家里所拥有的不受别人干扰的自由和权利。英国人特别看重每个人自己的“个人天地”(privacy)(这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的词汇，英国人常把它挂在嘴边)故此，他们理想的住宅是远离闹市、孑然独立、曲径通幽的别墅。如果有邻舍，就要篱笆相隔，绿树荫窗，使室内人的生活起居、社交往来不为外人所知。邻居推门直入、熟人未经约定就径来拜访，都是对人家生活的干扰，是非常失礼的举动。甚至没有什么重要的事由或在不当的时间给人家打电话，也都是干扰了别人的“个人天地”。由于这种缘故，在英国，市区公寓式的大楼一直不太受欢迎。有较多经济收入的人总喜欢到郊区购置一所独立或半独立式的小楼居住。

英国人不仅忌讳别人闯进他的生活，而且凡是他不想主动告诉别人的事，即使不是什么难言之隐，也都属于他的“个

人天地”不愿旁人打听。就像他在家里做些什么 跟什么人来往 家庭关系怎么样 收入多少 属于哪个党派 选举时投谁的票 乃至他吃些什么 是不是喜欢喝酒等等 都不是一般人所应问的问题。如果问了 便是失礼 很可能自讨没趣。

就因为如此 英国人一般不经介绍不轻易与人搭讪。据说有这样的事 两个人同住伦敦郊区 天天搭乘同一列火车进城上班 如此长达 15 年之久 竟从来没有交谈过一句话。英国人喜欢参加各种俱乐部 有人常年到俱乐部消遣时光 但在那里却不与人交往 每天把酒一杯 独坐一隅 不发一言。而为了获得这个“权利”他每年要交几十甚至上百镑的会费！

因此 英国人内向而含蓄。在英国“一见如故”的事可谓绝无仅有 事实上 跟一个英国人刚刚认识就海阔天空滔滔不绝 会被认为是一种失态的表现。即使相识已久 英国人恐怕也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向你诉说他的个人私事。一位法国作家在谈到与英国人的交往时写道：“你还没有摸清交情深度 就别说得太多。在法国如果你使谈话倏然中止 便是失礼 可在英国 如果你怕冷场而一个劲地高谈阔论 则是冒失。……要是你非说出心里话不可 那只能得到漠然相向的洗耳恭听 让你唱‘独角戏’。”

可能就是由于不轻易“谈心” 英国人变成了喜欢“谈天”的民族。两个人相遇 可能互问安好 也可能是一个说“今天天气真好” 另一个回答“可不是 太好了”。对天气的简短评论，成了熟人之间互相致意的客套话。在社交场合 谈论天气更是一个重要的话头。有的人说起阴晴风雨来通今博古 从个人感受到历年纪录 能口若悬河 滔滔不已。故而有人说，“谈天”是英吉利民族的主要消闲方式。英国的天气也确实特殊一点，

年之中有半年是断断续续的阴雨天 伦敦曾是著名的“雾都”，天气有时一天四变。所以英国人谈天时极少赞颂，一般总是埋怨。初来英国的外国人会以此为怪 有人曾这样写道：“英国人对天气喋喋不休，埋怨不止。好像他们垄断了全世界的坏天气。”但过不了多久 这位异乡来客就会发觉自己也不知不觉加入了“谈天”者的队伍。

有人说英国人性格冷漠，可能跟不列颠岛阴沉的天气有关，这或许有点道理。但如果说英国人的性格只有冷漠的一面 那就是不公正了。实际上 英国人有时也表现得感情奔放、热情洋溢 足球场上赢得关键的一球 队员们会互相拥抱、喜形于色 观众们更是欣喜若狂、大呼小叫。遇有王室庆典 群众则麇集街头，事先为了获得一席之地而夜不安寝。剧场里 观众看完精采的演出 会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只是 英国人热情、奔放的一面 我们一般只能在公众场合见到。英国人个人之间的交往则往往以感情不外露为多。甚至 初次见面的两个人 要不要握手 谁先伸手 都有讲究。至于说两个男人互相拥抱 在许多地方如东欧、阿拉伯和拉丁民族等都是友好的表示 在英国却是天大的笑话。甚至一个成年男子去吻一个英国小男孩，都会使这个孩子觉得很不自在。

由此观之 英国人内心深处未必“冷漠”。其冷漠的外表，其实是由英国人强烈的个人权利观所造就的，是为了能最大限度地享受不受别人干扰的个人自由。一般来说 今天 这种个人私事权的观念已为西方文明社会所接受。在西方 这种不相互干扰 崇尚个人独立的精神 大大减少了人们在无聊的争斗中被伤害的可能性，使人们得以把所有的智力和精力用于事业 从而更能获得成功。

御之外 不对任何人承担义务。他们用自己的剑夺来了这片土地 因此只忠于能保住土地的军事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逐渐忘却了海上生活，忘却了戎马生涯，只关心田地——自己的田地。他们喜欢田园生活的安闲，厌弃海盗生涯的颠簸。他们还同当地英格兰土著逐渐建立了和谐自然的关系。这些富有活力的个人主义者、获胜的高傲武士的血统从此和岛上的民族结合起来 使这个民族增加了一种活跃、强壮、持久而能复苏的特性。就像数量较少的特殊金属合金能提高钢的硬度一样 这种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 后来不仅对英格兰人的性格，而且也对英格兰的政治事务产生了长期的影响。我们注意到 不可一世的征服者威廉死后下葬时 有一个名叫阿斯林的平头百姓竟胆敢前来干涉 叫喊说脚下这块地皮是威廉从他父亲手里夺去的，他在众人面前要求惶恐不安的教士主持公道。后来他得到了 60 先令 战功赫赫的国王才得以寒酸地入土。后来当亨利二世制定法律 建立皇家法院时 他也不得不遵从包括丹麦人习俗的传统习惯。当时这些坚韧不拔的丹麦裔农民的后代不仅已是自食其力的农民，而且地位也远不如他们的祖先，但是他们仍然非常自信。在定居后的 300 年里 凄风苦雨并没有消磨掉他们的坚强意志 也没有淹没他们对自己 祖先所征服的土地 的感情。

后来的历史学家 F·斯坦顿说：“东英吉利仍然保持着丹麦人的影响。远在诺曼底人的征服之前 那里就发展起独特的乡村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中 保留了许多斯堪的纳维亚的特点 自由农也成功地抵制了当时的田产庄园化的趋势。”^①

《英语国家史略》(上)第 111 页。

而在我国，由于传统的封建社会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和家长制，“私事权”的概念是从来不存在的。个人的行为与意志要受周围无数有关或无关、有形或无形的制约。其个性和活力就很难得到发展。而每个人对周围过多的关注和干预，就成了滋生谗言和嫉妒的温床。桃色新闻、小道消息飞短流长。更糟糕的是，这种对他人的窥探与干预常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其结果是人与人之间极易产生矛盾和猜疑，引起无谓的明争暗斗，最后往往是致力于事业者受伤害，而无才无德却有精力厮拼者则从中获利。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根绝。我们常说，现代化同时也是人的现代化。而我们如果真正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人，“私事权”恐怕是我们亟待“进口”的一种现代意识吧。

撒克森贵族民主和丹麦个人主义

今天英国人是那么热爱个人自由、珍视个人天地，那么富于独立精神，这难道仅仅是由于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个性自由和利己主义世界观流行的缘故？民主精神首先在英吉利确立，难道就没有民族文化的传统渊源？

今天的英格兰人是撒克森人的后代，而野蛮的撒克森人乘各种简陋的小舟破浪而来的时候，也带进了日耳曼部落的原始民主制。那时的情形据英国史学家 J·R·格林的描绘，是这么一副样子：

村里的大部分宅舍属于自由民或最底层的自由民，其中一些较大的宅舍属于出身比较高贵的自由民。这些人世世代代受到尊重。在战时和太平时候全

村的首领都是从他们当中选出的。但是 村民的这种抉择完全是自愿的；出身比较高贵的人在法律上不享受半点特权。

因此 当他们建立起国家时 自然就采用了贵族民主形式的政治制度。8世纪中叶 英国史上第一个大霸国麦西亚国王埃塞尔巴德首创“贤人会议” 后来“贤人会议”制推广到南部各国。英吉利民族英雄阿尔弗雷德大帝就是由贤人会议撤开前王的儿子而拥立的 大帝优秀的儿子“长者爱德华”统一了英格兰，大帝的孙子埃塞斯坦把贤人会议开成最有代表性和最有权威性的贵族代表会议，使其在维护国家的统一中起了积极作用。在撒克逊时代后期 当国家发生危机时 贤人会议的权力不受限制。在国王出缺时 它有选举后继者的权利 不但继承的次序可以变更，而且安排哪个家族来继承国家权力也可任意挑选。近代议会民主为什么首先在英国产生？贤人会议的历史影响不能不说是文化传统上的一个因素。

在撒克逊时代 丹麦人入侵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英格兰。然而丹麦人的权利观也同样富有自由色彩，而且对后来英吉利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 9 世纪的最后 20 几年里 尽管还有部分丹麦人企图征服英格兰，但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在已经控制的地区安居乐业 于是东英吉利有了一片丹麦区（即实行丹麦人的习惯法的地区）这些定居者由航海者变成了士兵 又由士兵转为自耕农。他们保持着独立思想 只有在性命攸关的时刻或重大问题上 才步调一致地遵守纪律。这种协调一致和纪律性是他们昔日海上生活的命脉。他们除了共同防

英吉利的怪人们

莎士比亚有句名言：“人不是驴子，谁甘心听人家使唤？”（《错误的喜剧》）大概是因为太推崇个性自由的缘故吧，英吉利民族尽出些桀骜不驯的人物，英吉利成了出产‘刺儿头’的肥沃田地。但谁也无法否认，这些人物往往是享有一定历史地位的英雄。

18 世纪下半叶的文坛领袖、高水准的《英文辞典》的编纂者 S 约翰逊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英文辞典》刚刚问世不久，有一天两位面孔一本正经的老妇人来拜访他，彬彬有礼地对他说：“您的辞典中没有一句污秽的词条，我们感到很满意。所谓污秽的词条，是指有关性的语句。于是约翰逊带着英国人特有的那种轻描淡写的幽默感，也一本正经地回答：“因为全然没有污秽的词条，所以你们正在寻找。”

约翰逊在这部辞典中坦率地表明了许多并非正统的一己之见。他反对物品税，于是就这样给它下定义：“国家课收的不正当的税金。”关于公务员养老抚恤金，他的解释是：“为了出卖国家而发给政府职员的薪金。”

约翰逊小时候很穷，买不起鞋，只能打着赤脚上学。可是谁要是偷偷地在他门口放一双鞋，他会愤怒地把它一脚踢开。晚年他声誉鹊起，政府为了表彰其业绩而发给年金，他就像过去反对公务员养老金一样反对它。无奈最终由于贫困，他又不得不怀着谢意接受下来。

约翰逊以极其渊博的知识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甚至在重病时还以自身为实验对象。有天夜里，他突发了轻度脑

溢血 当他醒来时 嘴已经不能说话了。为了辨明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 他就用拉丁语来做祈祷 祷文在嘴里翻来覆去重复好几遍 然后再把它写进文章看是否准确。结果经验证明 准确无误。就一般陷于语言障碍的人来说 使用语言的机能将会产生很大缺陷。但后人把约翰逊病发前与病发后的文章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 其句读及文法却毫无二致。他这种顽强精神和坚定信念感动了众多的英国人，赢得了全体国民的敬爱。

约翰逊是顽强的文人 英吉利更有不驯的武士。海军统帅纳尔逊在拿破仑战争中建立了殊勋，今天他的名字是勇气的代名词。当他还是一位舰长的时候 就表现了敢于怀疑权威的勇气。在一次激烈的海战中 舰队司令官发出‘中止战斗 全舰撤退’的命令 他却全力反对。当被告知旗舰已经悬挂出撤退的信号后 纳尔逊舰长无可奈何地改变了航线 他把望远镜贴近那只瞎眼环视着四周 故作奇怪地说：“我怎么没有看到撤退的信号呢？”今天 顶端刻着纳尔逊缺胳膊少眼的雕像的纪念碑柱 在英国有好几处。

“阿拉伯的劳伦斯”更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1989年戛纳电影节为纪念他100周年诞辰 上映了216分钟的同名影片，一时成了热门话题。我们只要看了这部影片 就会被他的魅力所倾倒。

劳伦斯懂希腊语和阿拉伯语 是一位考古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陆军 并被提升为中校。英国为保住西奈半岛的石油命脉 派他去煽动阿拉伯各族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他单枪匹马去说服了阿拉伯部落各首领，开展游击战攻占了土耳其人的要塞 成了阿拉伯的英雄。他被俘后 在敌人的拷打侮辱之中 得知自己只是英国利益的工具 其使命根本不是为

了阿拉伯的独立自由。英国人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不惜与阿伦比将军对立 努力筹建阿拉伯人的联盟。当然 这种不符合英国利益的叛逆行动是不可能得到支持 取得成果的 他只好快快离去。战后 他出了好几本书 并着手翻译荷马史诗。在他看来，以往这些史诗的英译本，都是一些未曾经历过野蛮战争和航海的学者们翻译的，自然不如在中东作战过的他译得传神。

其后 他以假名申请当兵 并被皇家空军录取 因暴露而被迫退役。但他并没有因此罢休，又一次改名换姓应募当兵。这次当局给了他特别的方便 直接通过了空军训练过程 被送到高速机设计研究部。最后他因车祸而丧生。

劳伦斯是个集绅士、学者和军人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一生跌宕起伏，最后终于赢得了广泛的敬仰和推崇。

约翰逊、纳尔逊和劳伦斯 都决不是什么“捣乱的专家”，但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就对权威公然进行反抗。尽管如此 他们又都成了既成权威的象征。这样的事情 在英国伟人的生涯中比比皆是 比如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萧伯纳 比如伟大的学者罗素……。

罗素的一生不像前面三人那样富有传奇色彩，但其活泼的个性同样鲜明而独特。他一生直言快语 从不韬晦。他满怀政治热情 可他不愿消磨自己的个性以媚俗 因此两度竞选均遭败北。尽管如此 却丝毫不影响他的政治热情 而且他对国会中那些睡眼惺忪的贵族们一向鄙视。他一生毁誉颇多 上过法庭 坐过大牢 登过报纸 上过电视。他和妻子办的比肯山学校就曾因好事者的流言蜚语搅得满城风雨，一些著作也为道学先生所痛诋。然而他仍然独往独来 不碌碌随波 不唯唯苟

合不津津于现世名利的沽钓 既得的名望也不能束缚他的口舌和手脚。当他由一位叛逆者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时 他并不受宠若惊，反而为自己受到的这种景仰说了句颇堪玩味的話：

我常常认为那些受人尊敬的人乃属恶棍无赖之流 于是我每天早上都惶惶然对镜自视 看看自己是否已经变成一副恶棍无赖的嘴脸。

正如一位英国作者所说：“面对嘲笑 唯恐失去名声而绝望的人 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英国的怪人们却有勇气坚持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 置百万群集的敌意和嘲讽于不顾。英国人对于那些甘于排斥众人意见、独树一帜的人总是给予很高评价的。”^① 有一则小故事就说明了英吉利民族对这种独立精神的推崇。

这则题为“真正的勇气”的故事说三名海军上将谈论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德国将军说：“我告诉你们什么是勇气。”说完他召来一名水手：“你看见那根 100 米高的旗杆子吗 我希望你爬到顶端 举手敬礼 然后跳下来！”德国水手立即跑到旗杆前 迅速地爬到顶上 漂亮地敬了个礼 然后跳了下来。

“喝 真出色！”美国将军称赞说。接着他对一名美国水兵命令说：“看见德国人的勇气了吗 我要你爬那根 200 米的旗杆 敬礼两次 然后跳下来。”美国水兵非常出色地执行了命令。

“啊 先生们 这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表演。”英国将军说，“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 我们皇家海军对勇气的理解。”他命令

丽月塔：《绅士道与武士道》，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第122页。